

宋文憲公全集

冊
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4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三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閒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於朝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旣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於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燄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毫髮閒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爲

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尙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彫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爲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恥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圉圉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嘗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

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輯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爲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爲者豈我之能爲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著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爲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今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詔浮屠各拜其親定著爲律於是習俗爲之復美天台迪中允師浮屠之秀者違親而從師於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之意迪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屠也

贈浩然子序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无妄而已矣然則所謂无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膠葛之可搖奪也非聲利沈酣之可變易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真放之無垠收

之則存歷代以來恆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爲宗真遂以其稱浩然者爲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靈寶法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爲體玄妙道紹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爲言上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七日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當令宗真帥其徒十人前期炳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蓋以其精潔而於敬恭明神爲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召對且賜白玉真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龍光赫奕光動林谷采真之士無不歆豔之余嘗見浩然子於冶城山風度凝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爲思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盛際而眷遇有加焉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懇以頌禱國祚於無疆非特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王室被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尙勸之

傳幼學字說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爲學者矣有以聽訟爲學者矣有以治兵爲學者矣有以文章爲學者矣有以訓詁爲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

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爲明以刻爲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斂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三代聖人之所學者大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爲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穫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又生乎今之世其始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恆人之所不敢爲況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

字爲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旣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閒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鄼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趣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尙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旣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旣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衣其儀旣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躑躑公子交趨競諾都尉之姿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旣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

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

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閒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之隆冠於當世褒寵之澤流於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於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上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卽位追爵爲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旣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爲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篤好問學能爲詩章以嘗受學於余閒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爲之辭曰

江淮之閒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償於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爲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於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誠宜暑

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寢沉在伊人不誠不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僻爲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旣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爲臣之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於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主有臣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恆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

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傳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褻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儼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職爲相傅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矣乎

題張泐和陶詩後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泐文伯自九日閒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荊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閒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秦發賈死江湖閒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二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閒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柏舟之所能過

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脩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條繫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銜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旣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略疏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敘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脩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怪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譖以爲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

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顧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尙將內交焉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沈有謀真潞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褫邪佞之魂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王宗普像贊

以子爲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子爲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爲詩人韻士耶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爲者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壑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爲喜衆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

所以爲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

王指揮像贊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杖劍來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實將家子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弛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煜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將

蘇都事伯夔像贊子由後平仲父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於治世足以繼絕學於前人揚休聞於不墜也此吾嘗私爲之善誦長公之言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迷仁恕於民孝慈於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於言已達其要尙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蒼雲軒銘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爲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

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爲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旣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於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兩四垂庶乎於道之歸

連槐堂銘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致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爲人之道固其職也雖

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逐逐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爲孝弟舍旁樹槐一章高尺餘歧爲二榦及肩交合爲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爲彝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爲之請銘槐之爲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是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榦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德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覲巨本數圍去地尺歧爲雙榦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旣副羣枝合如織鄉氓童叟歎以噴炯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榦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槐枝能連人何析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於吏議繼蒙大宥預有祿食列於英